

纸上声音

读书的四季 育人的长旅

访中国出版协会全民阅读工作委员会主任聂震宁



聂震宁

著名出版家、作家,曾任中国出版集团公司总裁,韬奋基金会理事长,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,现为出版协会全民阅读工作委员会主任。

2026年2月1日,《全民阅读促进条例》(简称“条例”)正式施行。这是我国首部全民阅读领域的行政法规。条例明确要求中小学校“开设阅读课程”,将阅读课从过去的“鼓励设置”变成了“法定要求”。然而,在一线教学中,“阅读课到底该怎么上”仍是许多教师心头的困惑。

为此,本报特别邀请著名出版家、作家、中国出版协会全民阅读工作委员会主任聂震宁,围绕教师阅读困境、阅读力培养、阅读课落地方法、AI时代的阅读坚守等话题展开深度对话。

给教师“充电”,给学生“松绑”

中国教师报:全民阅读,教师应是先行者。但在现实中,许多教师反映时间被教学任务、班级管理、家校沟通填满,很难静下心来读完一本书。您怎么看当下中小学教师的阅读困境?

聂震宁:我考察过全国许多中小学,发现教师确实压力很大。过去在我们县城,老人指着中小学教师说他们是“读书人”,如今这个称呼有些变化,一些教师慢慢变成只看重分数的“教书匠”。

条例明确要求开设阅读课,意味着教师必须具备充足阅读储备,才能做好学生的引路人。如果教师常年不读经典,学生跟你聊《红楼梦》《安娜·卡列尼娜》时,你就无法深度交流,阅读指导根本无从谈起。

想要破解这个困境,一方面各级教育部门、学校要开展常态化教师阅读指导专项培训,我去过全国12个省份开展教师阅读培训,效果十分显著;另一方面要建立全学科阅读理念,阅读不是语文教师的专属工作。体育教师可以推荐体育人物传记,音美教师分享艺术家故事,数理教师科普科学家生平,所有学科教师都要承担阅读引导责任,同步提升自身阅读储备。

中国教师报:条例施行后,阅读课成了“必选项”。但在许多学校,阅读课存在“放羊式”自由阅读或做阅读理解题等现象。在您看来,青少年阅读最大的“拦路虎”是什么?

聂震宁:最大的问题是阅读任务化、功利化。强制全班统一书目、规定阅读进度、读完必须写标准化读后感,这种“读后感暴力”会磨灭孩子的阅读兴趣。

每个学生的阅读偏好截然不同,有人爱读小说,有人爱读传记,强迫孩子读不感兴趣的书籍只会催生

孩子的逆反心理。我一直强调“阅读力决定学习力”,阅读力分为三层,层层递进,缺一不可:一是阅读兴趣。兴趣是阅读的起点,一定要尊重学生自主选书的权利,先让孩子读自己喜欢的书,唤醒其内在求知欲。二是阅读习惯,它比兴趣更持久。兴趣很容易被短视频、娱乐活动分散,但稳定的阅读习惯能伴随人的一生,真正的好习惯是一天不读书就觉得缺憾,主动规划每周、每学期阅读总量。三是阅读能力。包含三个维度:读懂对应学段文本的基础能力,读完书籍独立思辨、评价内容的能力,举一反三、读写迁移、联系现实创新的能力,这也是于永正老师教学法里重点强调的“重迁移”。

平衡三者关系,核心是给学生减负松绑。阅读课不必局限在教室,可以搬到图书馆,让学生自由挑

选书籍;不用强制完成规范读后感,湖南省双峰县的经验很值得借鉴:学校统一发放读书笔记,学生自由摘抄好词、记录触动自己的片段、随手写生活感悟,不设硬性写作要求,长期坚持下来,学生的理解与写作能力自然稳步提升。

另外,我明确反对单独为阅读课增设专项考试,中考、高考、日常各科检测里,长篇题干、文本分析本质都在考查阅读能力,单独考试只会加重师生负担,再次把阅读推向应试化。

一切围着学生,看见每个孩子

中国教师报:2007年您作为第一提案人联合30位政协委员提交全民阅读提案,2017年您在最后一份政协提案中呼吁中小学开设阅读课,历经近20年。今年条例正式把阅读课纳入法定要求,您也在新书《读书的四季——致阅读指导老师的24封信》中写下“看到‘阅读课’三个字在《全民阅读促进条例》中出现,我有一种‘一声阅读课,双泪落君前’的感觉”,这份感慨背后有怎样的故事?

聂震宁:这两句诗化用了古人的“一声何满子,双泪落君前”,其中藏着我20年奔走的全部坚守。在推广青少年阅读的路上,我经常受到家长、校长的质疑。一次在地市图书馆交流,一位中年男子说孩子每天做作业到10点半,根本没有时间读书。也有校长向我质疑——

“一周就那么多时间,哪有一节课来安排阅读?”

但北京一所获评书香校园的中学给出了很好的答案:学校10余年坚持每周三开设一节全校静默阅读课,海量阅读常态化,每年有200多篇学生作文登上省市报刊。时间对所有而言都是均等的,有没有阅读时间,核心在于学校、家长是否真正重视阅读。

曾经有区域对3000多名六年级学生进行测评,语文、数学排名前十的学生全部出自同一位小学教师的班级。这位教师6年坚持做两件事:带学生课外阅读、写日记,极少布置书面语作业,核心就是“多读多写”。阅读是所有学科的筑基工程,看似慢功夫,实则能从底层提升理解、逻辑、文字表达能力。

中国教师报:《读书的四季——致阅读指导老师的24封信》选用书信体写给虚构的“林溪老师”,为什么选择这种慢对话的形式?“林溪”这个名字又有什么深意?

聂震宁:我早年就偏爱书信体创作,此前出版过《致青年编辑的十二封信》。书信如同面对面交谈,温和平等。目前国内中小学阅读教育还处在发展初期,贸然写作难免脱离一线实际,书信以探讨、交流的口吻分享实操经验,更贴合当下的阅读教学现状。

同时书信也是极佳的读写训练范本,学生写作总拘泥于刻板的开头结尾,而书信可以直抒胸臆,自由抒发真情,教师也可以借鉴书信体引导学生写作。书中的收信人“林溪”是我虚构

的岭南青年阅读教师,名字取自朱熹“问渠那得清如许,为有源头活水来”。林中小溪潺潺长流,代表源源不断的阅读活水。“林溪”热爱阅读、踏实耐心,独自承担全校阅读课程设计,代表全国千千万万平凡的阅读指导教师。

这些年走访乡村学校,我见过太多这样的教师:耐心陪伴内向孩子共读,利用课余时间引导学生表达。有一位中心小学校长每周都到教学点讲阅读课。他发现有个男孩从不说话。一天校长骑着自行车去家访,那个男孩跑出来说要讲故事——他爸爸给他买了一辆自行车,村里小孩跟着学骑车,摔得很狼狈。校长听完眼眶都湿了,问男孩为什么不在班上讲,孩子说“不敢,在家想跟爷爷讲,爷爷不爱听,只好跟鸡鸭讲”。

阅读课不是要学生把书读得滚瓜烂熟,而是要让学生有表达的欲望和勇气。教师要像这位校长一样,耐心陪伴,不断唤醒。这也是我心中的理想阅读教师模样:一切围着学生,看见每个孩子,温柔唤醒阅读热爱,同时坚持自我成长。

中国教师报:这本书大多数内容都聚焦阅读课堂实操,您认为哪几种方法最适合一线教师落地使用?

聂震宁:第六封信重点讲到养成阅读习惯是最要紧的事。兴趣容易流失,但稳定的阅读习惯能持续提升阅读素养,只要坚持每日阅读,阅读能力自然稳步进阶。

第八封信提出兼顾速读与精读。传统教育只推崇慢读精读,适配信息匮乏的年代。如今文本、书籍汗牛充栋,必须教会学生快速筛选读物,区分泛读、精读内容,适配考试长篇材料阅读需求;先用速读快速筛选书籍,遇到厚重、优质的作品再深度精读,既能提升做题速度,也能留出阅读空间。

第九封信厘清了选书的权责。教育部门、学校有责任推荐三类主题读物:红色经典、科普书籍、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典籍,筑牢学生精神根基;学生拥有最终选书权,教师要当好把关,杜绝血腥低俗的读物,合理规划内充分尊重学生阅读喜好,开放图书馆自主借阅,拓宽阅读选择。

忙时读屏,闲时读书

中国教师报:在数字化时代,您怎么看“读屏”与“读书”的关系?

聂震宁:我要为碎片化阅读辨

解一下——碎片化阅读古已有之,《论语》《世说新语》都是碎片化的。但人类已进入完整的体系性阅读时代,整体思维能力得到较高提升。青少年学生要有完整的阅读、完整的思考、完整的成长,就要尽可能读完整的书。整本书阅读有助于逻辑思维能力的提升,哪怕是一般的生活小说,也能让人理解来龙去脉,领悟人生哲理。

对于全社会来说,可以“忙时读屏,闲时读书”。忙的时候看手机无可厚非,但闲下来,双休日、小长假应制订计划读一两本书。对于青少年学生,在成长阶段还是要读完整的书。我们要拥抱数字时代的成果,同时享受传统阅读的魅力。

中国教师报:AI时代,有教师担心阅读教学的“饭碗”会被颠覆。您说过“青少年阅读成也AI,败也AI”,教师该如何坚守阅读课的初心?

聂震宁:AI确实很了不起,能快速总结一本书的重要章节和名言名句。但如果我们因此就不读了,阅读过程中的个人体会、情感体验、情节推断和思考就都放弃了。AI尚未发展到能替代人类个人体验与发现的地步。

我曾参加一个青少年阅读写作活动,让两个小孩写春天,AI在15秒内生成了中规中矩的描述;而一个一年级孩子写了采春茶的亲身经历,还写到一只小蚂蚱跳上来;另一个三年级孩子写长城像一条巨龙扎进水里,“这条长龙是要喝水吗”?这些个人化的体验是AI无法复制的。高考作文AI也只能得中等分数,满分作文一定是带有个性化元素的。

教师可以用AI备课,解决一些知识查询问题。但与学生交流时,自己的阅读体验不能由AI代替。要引起学生共情,教师自己应该有阅读体验。我上小学六年级时,班主任喜欢朗诵诗歌,还跟我们讲他读的小说如何精彩,让我们觉得扣人心弦,课外活动都不愿意去而要听他接着讲。教师对阅读的热爱和分享是AI永远无法替代的。

中国教师报:最后,对于依然坚守阅读教学的一线教师,您最想说什么?

聂震宁:教师先要爱上阅读。阅读能帮我们解惑,让我们有更美好的工作与人生。“知之者不如好之者,好之者不如乐之者”,要乐在其中。多读两本好书,教师也会很开心的。一定要相信这一点。教育是生命影响生命的事业,而阅读课或许是离生命最近的那间教室。

且读且思

为“隐匿的非少数”点亮一盏灯

王玉玲

对于那些智力正常、眼神清澈,却无论如何努力也无法跨越阅读、书写那道小小门槛的孩子,教育该怎么办?

他们没有残疾证,不适合进特殊教育学校;坐在普教课堂里,却像一个个“透明人”。他们或被称作“学困生”,或被误解为“态度不端正”,甚至被父母指责。他们是智力正常但学业显著落后的中枢神经发育障碍学生——阅读障碍(发生率5%—17%),常合并书写障碍(9.7%)、注意缺陷多动障碍(6.4%)。几乎每个普通班都有,却常常不被看见。

今年2月,《全民阅读促进条例》正式施行,但阅读障碍儿童因中枢神经发育差异在学习起步阶段便处于弱势。正因如此,我们历时10年深耕,在相关教育空白领域蹚出一条可行的育人路径。

在“无人区”蹚出一条路

2015年,北京市西城区在全国率先将阅读障碍等特殊需要学生纳入特教

服务对象,并安排我担任专职教研员。那时我连“阅读障碍”都没听过。第一次遇到一个一年级男孩,读课文磕磕绊绊、大口喘气,写字极慢,我和学校老师都以为他“不太聪明”。但我们的学术顾问、北京联合大学副教授张旭通过观察、访谈、错误类型分析证实:孩子智力优秀,困难仅在于字词识别。

最初,我们按常规“哪儿弱补哪儿”上课,结果令人很挫败。专家自然地介入,与孩子玩角色扮演、读绘本、讨论情节,用他擅长的想象力和理解力引导阅读。孩子竟主动朗读起来,离开时一扫阴霾。这奠定了我们与学术“鉴定评估+单项训练”不同的基调:评估用平常方式发现不平常,支持则是因材施教、扬长补短。

当时国内阅读障碍面临认知、缺研究、缺实操、缺资源、缺统筹的五大困境。缺认知就科普,缺研究就积累一手数据,缺实操就自己下水,缺资源就一个一个专家去请。对我们而言,阅读障碍不是书本概念,而是有血

有肉的人。孩子不能等,我们想成为像哈利·波特一样的“魔法”教师——教给孩子改变困境的魔法。白天无眠,我便深夜伏案研读文献、攻读博士学位,以突破困境。每周我给学生们上“个训课”时,发现他们是最可靠的“老师”。一次学生说:“我也不知道自己认不认识,总要缓缓才能反应过来。”这句话真切道出了阅读障碍的本质——他们并非无法阅读,只是需要更长时间。渐渐地,我们完整地“看见”了学生,唤醒了其自身力量。干预成效远超预期,个案学业成绩从不及格稳步提升至良好、优秀,学生性格也焕然一新。

三级联动、双向赋能

基数庞大的阅读障碍群体让我们焦急、超负荷,前辈提醒我“真正尽力,不是掏空自己拼命硬扛,而是整合各方资源主动想办法”。从此,我们的方向从单个孩子的干预转向系统化支持

体系建设。我们把重点转向教师培训,把教研组拆分扩容,增加教研次数,采用必修加选修的方式增强针对性。我担任巡回指导教师,入校前让学校教师梳理学情后再对接专家共同研讨。以点带面培养骨干种子教师,层层延伸搭建网状支持网络,以期一步步、一层层“复制”专家型教师。

为了让教师真正共情,我设计了体验式教研环节:认读陌生文字、读汉字的颜色、在头顶上写字……当教师亲身体会到字符模糊、肢体不受控的挫败时,全场安静——那一刻,他们真正读懂了孩子。

在国际上被证明有效的“干预—反应”模式需要多领域资源,在我国现有的教育条件下,暂时还难以简单复制。但一线普通教师证明了他们的力量:一个确诊阅读障碍的教师辗转多位专家结论不一,语文老师、资源教师、融合教师自发联动制订方案,一年后孩子状态大幅度好转。于是我们把教师放在支持体系的核心位置,逐步

构建起“个体—学校—区域”三级联动、“学生—教师”双向赋能的立体化支持体系。区域融合教育教研组是关键智库,补齐了我国教师培训中特殊需要教育的短板。

从“西城经验”到模式样本

10年间,我们从两所学校十几人的教研组发展到数十所学校百余人的团队,从支持一两个孩子到覆盖数百个案,从北京西城走向全国。这套模式的可推广性在于:它不需要等待资源完备,它需要的是被激活的人——用好我国独有的教研制度优势,整合资源,建构师生共同成长共同体。

不只是“研究”孩子,还要跟孩子“在一起”。我每周用两个半天给学生上“个训课”。每当迷茫时,只要和孩子在一起,马上就有新思路。答案就在孩子身上,所有策略都是从实践里长出来的。不只是“补短”,更是“扬长”。我

们完整地看到学生:不只有缺陷,更没有被长期忽略的优势。教育公平不是均等化的恩赐,而是创造无障碍的环境。

不是等待资源完备,而是在行动中整合。没有足够的外援,就用教研制度——把教师作为支持体系的核心。不把外部资源匮乏当借口,而是激活每一个教师、家长乃至孩子自身。

不是只见树木,而是放眼森林。为阅读障碍学生提供的支持可让全体学生受益。一堂课上,我曾同时为8名学情差异极大的学生授课——有阅读障碍、多动症、普通学生、超常学生,结果每个孩子都收获满满。以差异化个体带动全体,这才是教育公平的真义。

接下来,我们计划建立数字平台、完善资源库。西城区作为国家特殊教育改革实验区,将读写障碍列为重点研究之一,尤其是“考试合理便利”。一名学生在获得便利后,成绩在三四十分提高到八九十分,家长也从每晚陪熬夜转变为看到孩子的希望。

从暗夜到灯火,这条路我们还在走。我们愿意做寻光者——光不是最暖的答案,而是方向,是照见,是温暖。更重要的是,我们正在把光传下去:让更多教师成为寻光者,让更多孩子被看见。

(作者单位系北京市西城区教育学院)